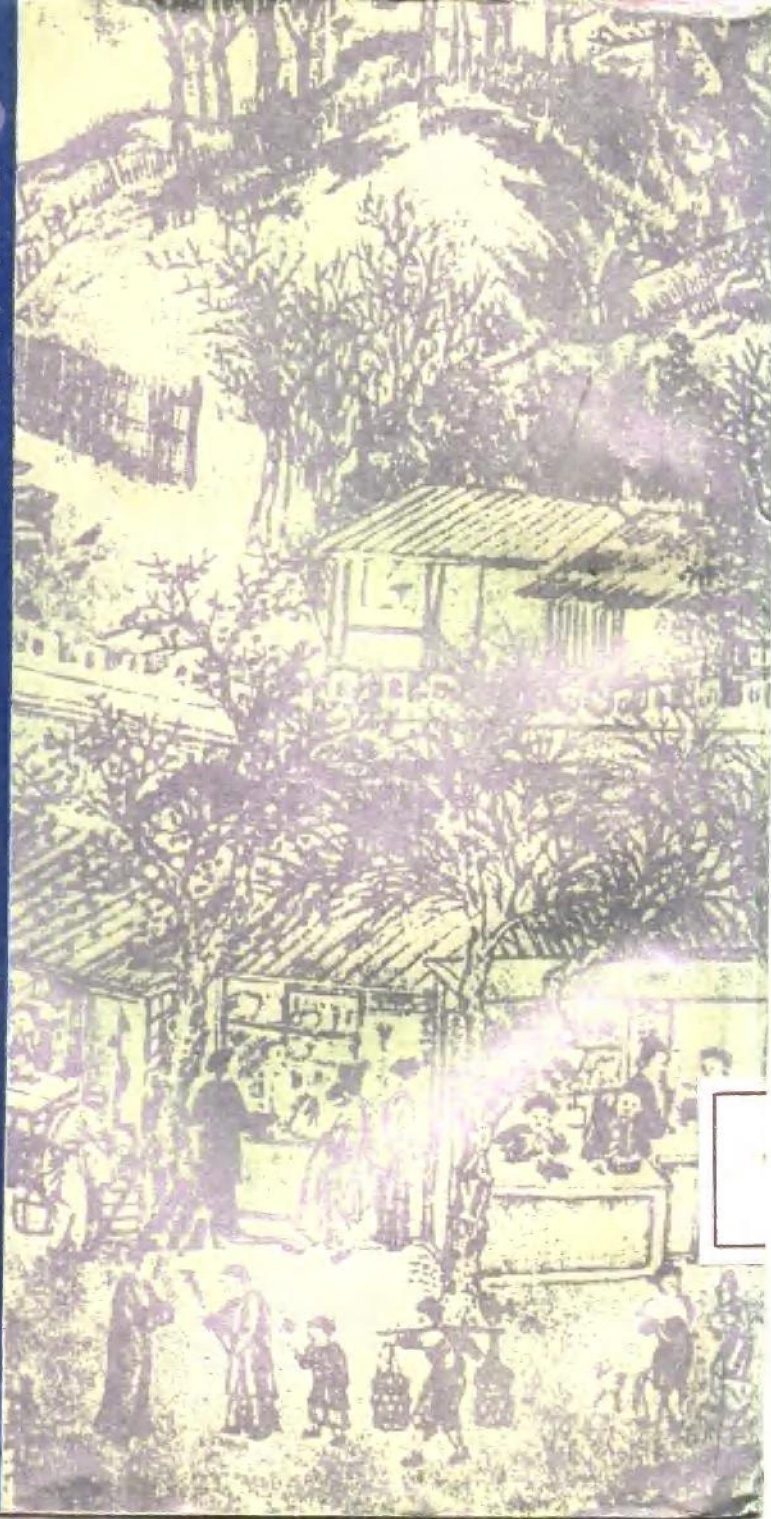


南宋杂事诗

（清）厉鹗等撰

南宋文化丛书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〔清〕厉鹗等撰

南宋文化丛书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1222.749

57

南宋杂事诗

封面题字：吴战垒
封面设计：张妙夫
责任编辑：蒋金德

南宋杂事诗

厉鹗等撰
虞万里校点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刷研究所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建国北路627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20,000 印数1—1,520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47·25

定 价：2.50 元

《南宋杂事诗》七家，人各百篇。成于乾隆丙戌、丁亥间，小山堂荟萃开雕。七朝百五十餘年掌故，鉴核既精，援引更博，童时即酷嗜之。登涉湖山，恒手一编，用资考证。泊宦岭表，藏之行篋，以当卧游，每一展读，如归故里。初印本为友人携去，续购率多漫漶。因录出以便省览。严子厚民杰谓吾杭文献攸关，亟宜梓行以惠后来。爰属沈晓园^{芳林}缮付剞劂，厚民纂订。既訖工，厚民携以归浙，邮寄邗江，复偕惠子秋韶^润详加校正，而记其缘起如右。道光庚寅春月钱唐姚祖恩笏园氏识于扶荔山房。

点校说明

《南宋杂事诗》七卷，是清代沈嘉辙、吴焯、陈芝光、符曾、赵昱、厉鹗、赵信等七人同撰的一部以南宋事迹为题材的咏史诗集。作者沈嘉辙（？——一七三三），字棗城，号个庭，钱塘人。吴焯（一六七六——一七三三），字尺鳧，号绣谷，钱塘（一作安徽歙县）人。工诗擅画，名噪东南，著有《药园诗稿》、《陆渚飞鸿集》一卷、《玲珑帘词》一卷、《绣谷亭薰习录》三卷等。陈芝光，字蔚九，号南村。符曾，字幼鲁，号药林，钱塘人。诗文绝俗，著有《春鳧小稿》十二卷、《霜柯馀响集》一卷、《赏雨茆屋小稿》一卷等多种。赵昱（一六八九——一七四七），字功千，号谷林，仁和人。与弟赵信意林并以诗名，时称“二林”。著有《爱日堂集》十五卷、《春草园小景分记》等。厉鹗（一六九二——一七五二），字太鸿，号樊榭，钱塘人。为清前期文坛盟主。著有《樊榭山房集》二十卷、《湖船录》一卷、《南宋院画录》八卷、《辽史拾遗》二卷、《宋诗纪事》一百卷等多种。赵信，字意林，仁和人。工书画，诗与兄齐名。著有《秀研斋吟稿》、《醯酪》四卷。

七人之中，厉鹗声誉最著，除陈芝光外，馀五人都与他有密切的往来。当时七人相约取南宋七朝百五十年间事各为七言绝句一百首，结果符曾写了一百零一首，故七人计得七百零一首。《杂事诗》

「意主纪事，不在修词」。纪事的范围，是补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及《志餘》之未备，所以，凡是田《志》所有则避之，田《志》语焉不详则增广之，田《志》记述有讹则订正之，田《志》所阙则采录之。

南宋事迹可记述者极多。元脱脱等所修《宋史》成于仓促，遗漏、错舛甚多，颇为后来史学家所诟病。故宋元以降，文人学者各以传闻，摭摭故实，编录成书，其数量繁多，真伪相杂，非博及群书，沉研有素者不能甄采。《杂事诗》主旨既在于网罗一代轶闻，故作者上采正史、政书，下搜宋以来诗词文集，旁及野史笔记、别传方志、金石碑刻等，取材十分广泛。绝句虽只七百零一首，而征引书籍近千种，所引次数几达二千次。归纳这些故实，上及开国典礼，宫庙建筑，帝王燕射，典祀国祭，传国玺印，御笔书法，驾幸宴乐，宫闱秘史，陵寝盗发，宋金交涉，中关臣子忠奸，百官除迁，科场奇闻，释道理学，文人趣事，画家琴师，音乐书画，佚诗佚文，典籍聚散，时语方言，名胜古迹，园林亭台，花卉树木，鱼禽虫兽，碑刻题名，文物古董，文房四宝，纸钱楮券，下涉四时节令，时尚土风，市井景象，歌妓舞女，名酒名菜，糕点食品，丝绸瓷器，乃至谑言优语，讖兆图纬，火灾火葬，志怪阴曹等等，几乎可以说，南宋整个时代的各个方面，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反映。如果将此书与田氏二《志》合并，分类排比，并加以充实辨正，则将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南宋史实类书，对南宋史的研究自有其意义。

由于几位作者都是杭州人，所以吟咏杭州这座南宋旧都之湖山胜概的诗，在七卷中占了相当篇

幅。对于南宋和战史上岳飞的一「莫须有」冤狱、韩侂胄的轻躁喜功，以及贾似道的虐民误国等等，作者们也给予较多的评述。

因为旨在纪事，所以诗中有时不免有牵缀堆砌之处，但纵观全书，还是有许多可以反复吟诵的佳句，书前赵殿成题辞中举出的六、七十联，仅是发凡。尤其应该指出，咏史诗有单咏一人一事，有同时咏多人多事，相对而言，单咏较易，将众多的人事熔铸在一首诗中则较难，尤其是熔铸在一首廿八字的绝句中则更难。但在《杂事诗》中却不难发现许多诗拈取故实，亦史亦评，达到浑然一体的境地，表现了作者的融裁之功和艺术匠心。如果要研究中国咏史诗的发展及其表现手法，那么《杂事诗》无疑是一部不可忽视的书。它是一部诗的史，又是一部史的诗。

《杂事诗》引书近千种，其中有些书现在已佚或很难见到，即使如《文湖洲竹派》、《东南防守利便》等易见的书，也有版本的不同，因而它有助于校勘古籍，如卷六第三十八首引高观国《清平乐·咏秋叶》词「吹上玉人云鬓底」，《全宋词》收此词而作「吹上玉人云□底」，则「鬓」字正可补缺。卷三第二十六首引《新增格古要论》「高宗绍兴十三年，有客来自海外」，今惜阴轩丛书《新增格古要论》卷十二作「高宗□十三年，有客来自海外」，知空缺处为「绍兴」二字。又卷六第三十七首引郑觉斋《扬州慢·琼花》词「缙骑星流」，《全宋词》作「缙骑新流」；卷六第一百首引张成子《应天长·曲院风荷》词「坡仙旧欠今续」，《全宋词》作「坡仙题欠今续」；玩文意，似作「星」、「旧」是而「新」「题」非。此外如卷五第六十四首引《山中白云词·高阳台》「斜照西陵」，《全宋词》作

「斜照西冷」，卷六第一百首引《日湖渔唱·百字令·断桥残雪》「冷香吹上吟鞭」，《全宋词》作「冷香吹上吟鞍」。「陵」与「冷」，「鞭」与「鞍」均通，而后者更是以「鞭」字为胜。

《杂事诗》最常见的本子是「嘉善刘子端手录，武林芹香斋摹镌本」（下简称「芹香斋本」）和「同治十一年淮南书局刊」本（下简称「同治本」）。前者有的目录书，卡多误标「原刻本」。据邵懿辰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著录有「康熙中刊本」，而朱文藻《厉樊榭先生年谱》不载撰《杂事诗》一事，陆谦祉《厉樊榭年谱》将《杂事诗》之作列在雍正元年（时厉氏三十二岁），其依据是「当时湖上觴咏极甚」。如此，则二者互相抵忤。今研读二谱及《杂事诗》，有下列三点值得注意：

一·康熙六十年，厉氏春闱报罢，五月抵家，冬，撰《南宋院画录》八卷。康熙六十一年，自辑所作词为《秋林琴雅》四卷，徐逢吉、陈撰（按徐、陈二人均为《杂事诗》题辞）、吴焯、符曾、赵信（按此三人皆《杂事诗》作者）题辞。雍正元年，厉同沈嘉辙等游艮山。就二谱而论，在此之前，厉与沈、吴、符、赵等不见有往来之迹，而此后则来往密切，沈、吴卒，厉均有挽诗。

二·《杂事诗》卷五第七十七首注云：「予友厉君太鸿辑《南宋院画录》八卷，储藏题跋，搜罗甚富，此亦尝鼎一脔也。」

三·雍正四年，厉氏始辑《宋诗纪事》。

此外，赵一清《东潜文稿》卷上《符药林先生传》云：「已而与先君子及沈个庭、吴绣谷、陈南村、厉太鸿、意林六父共撰《南宋杂事诗》七百首，初白目为七君子，为之序而广其传。二年北上。」

由此可推得：《杂事诗》必作于《南宋院画录》之后；康熙六十一年，厉辑集《秋林琴雅》需要时间，且似未认识沈氏；雍正二年，符、厉先后离开过杭州；只有有了《杂事诗》作基础，厉才能在雍正四年有广其事而辑《宋诗纪事》之举（今《杂事诗》中有许多南宋事迹多被系于《宋诗纪事》相应的诗下）。如此，《杂事诗》之作似当在康熙六十一年下半年或雍正元年（公元一七二三年），尤以雍正元年可能性为大，此与「湖上觞咏极盛」相合。退而论之，不管此书作于康熙六十一年下半年，还是雍正元年，邵氏「康熙中刊本」的说法总是很危险的。据邵章《续录》说：「原刊本，注字亦单行大书。翻刻本，道光九年扶荔山房刊本。同治十一年淮南书局刊本。」今见扶荔山房刊本注字亦单行大书，且每引一书必提行，不连书，证以姚祖恩识语中「《南宋杂事诗》七家，人各百篇。成于乾隆丙戌、丁亥间，小山堂芸萃开雕」，「初印本为友人携去，续购率多漫漶，因录出以便省览」，「爰属沈晓园芳林缮付割劂，厚民纂订」等语，可知此本即依小山堂本版式而来。唯经严杰纂订，文字上当有所改正。芹香斋本正文单行大本，注文双行小字。但观其注文末行之不足一行者，仍其单行行而与同治本分双行行异。复观其行文中「真」、「慎」均讳作「正」，「胤」空缺不书，弘讳作「宏」，知其为乾隆年间或乾隆以后翻刻本。

这次点校以道光九年扶荔山房刊本为底本，校以芹香斋本和同治本。校记是择其要者移于每卷之后，凡一些明显讹字、异体字和排版上有困难的字，均径直改之，不再出校。古人引文，多为省笔墨而任意删改以致有不可卒读者，《杂事诗》亦是如此。今凡逢此情况，尽量核对原书，出校补字

以助阅读。《杂事诗》引书浩繁，而大量的引文都只出书名，不出卷数或小篇名，难以一一稽核。有的甚至查遍原书，仍不见所引之文，如卷五第九十四首引《贵耳录》、《学舍燕集点妓事》和卷三第四十九首引《行营杂录》、朱熠事，今检二书皆不见载，前者实乃《癸辛杂识后集》文，显属误记，后者是误记还是典籍亡佚，已难以征信。

由于识浅闻寡，书中错误，敬希读者教正。

虞万里

一九八五年三月

查慎行序

吾杭自建炎南渡，号称帝都，虽偏据规小，顾历七朝百五十餘年间事，亦綦蹟矣。其载在潜说友《咸淳志》者，视他书较详，犹不无舛漏。余尝欲就世传单本，证其瑕衅而补其缺略，别成一编，名《武林备志》，炳烛之光，力未逮也。钱唐沈栻城、吴尺凫、陈蔚九、符幼鲁、赵功千、厉太鸿、赵意林相约为南宋杂事诗，大而朝庙宫壶，细及闾阎风俗，或取诸志乘，或取诸稗史，或取诸名家诗文集，一篇之中，或专举一事，或连缀数事，网罗散逸，巨细不捐，人各成七言绝句百首，合七家之作得七百篇焉。大抵绚者若霞锦，淡者若云烟，领异标新，目不暇给。而今而后，于故都旧事可无舛漏之憾矣乎！综其指归，在补田副使《西湖志》之未备，洵田氏之功臣也。尝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「杂家者流，盖出於议官，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」而为言者也。张河间亦云：「小说九百，古秘书所掌，其流实繁。班氏刊之诸家，于以见王治之悉贯，小道之可观。」然则杂事之什，岂世之雷同剿说、贵耳而贱目者所敢望其匡哉！昔刘后村生当南渡时，曾取中兴以后诸家五七言绝句，各选百首，而江湖派诸人如姜夔、赵蕃、师秀、徐照之流不在此数。以今拟古，殆将过之无不及也。观兹集者，于事不厌其杂，于辞则味其醇，庶几不失诸君立言之旨也夫。南书房旧史官查慎行序。

万经序

国史综其大纲，野史补其缺略，然传闻失实，不可尽信则一也。如《胜国愍帝遗录》载「十七年三月甲辰，李自成陷昌平州，毁十二陵」，余核之，实止昭、定二陵。西山口天下大师坟乃蒙古僧，朱竹垞《日下旧闻》辨之极明，屈翁山《谒陵》诗至指师为建文君。夫有明事，其近者也，犹难信如此，况其远者乎！南宋遗事如亦斋《程史》、放翁《老学庵笔记》、东发《日钞》、草窗《齐东野语》之类，皆记述详核，近而可据，足以取信而行远。兹武林七子抗怀卓犖，伟然为儒林艺苑中人，于千百年事协志搜遗，因事系诗，诗各百首，其词凄楚沈冥，不堪卒读。而上系庙廊，下逮里閭，言外显垂法戒，不当与《程史》、《笔记》诸书永永传信于后世哉？抑遗事之最巨者，莫如六陵，兰亭后天章寺前，旧有冬青穴，今寺僧灭其迹为寺地，酷烈不下于杨髡。姚江黄耒史尝作《兰亭寻冬青记》，七子以阐微发幽为己任，其东渡钱唐一问之乎？九沙万经拜手序。

章藻功序

三十里西湖，侈说金牛故事；一百年南宋，争传泥马新闻。业是偏安，势同全盛。君臣佚宴楼船，则锦幕珠帘，士女骈阗灯市，则遗钿堕珥。凌虚有阁，澄碧为池。花繁静乐之堂，乐奏载忻之馆。泉于何冷？峰不能飞。俨愚叟之移山，类神人之驱石。若果旧殊可念，频尝五嫂之羹；奈何本已都忘，徒赛二郎之酒。双胜之连环安在，漫夸聚景延祥；一杯之御醪未干，但见埋魂委骨而已。嗟乎！西湖实水利之原，不专游览；南宋有土崩之渐，何事奢华？无数离宫，过丘坟而指点；难忘胜地，对细帙以寻探。揭奚斯共与纂修，田叔禾别为辑撰。或搜罗之未备，或委屑而不收，乃有群贤，用加博采，参百家之说以广聪明，摘一语之奇而资吟咏。笔歌墨舞，剧当年鼓吹之欢；粉掠绡笼，供此日康酬之料。绝句只廿八字，合斗奎列宿以罗胸；全集共七百章，开高、孝盘游之生面。稗官野史，处处搜余；断简残编，时时觅得。二三盍各，宁嫌坐席之分；八九靡遗，具识行都之概。纪天宝之遗事，仿日下之旧闻，爰补《志余》，曷可少也。嗟乎！汉朝陵墓，晋代衣冠，松柏薪摧，梧桐叶落，以竹枝之逸韵，为《黍离》之变风，极南宋所不堪，与西湖兮何涉？独是一泓碧水，有情亦老之天；四壁青山，回首可怜之地。谁能遣此，尚忍言哉！章藻功序。

题辞

余往来钱唐久，心爱湖山之胜，每轻輿小舫，兴至辄游，旗亭、酒旆、禅榻、龕灯，几许低徊，虽数十年，历历在怀抱间。胜地之引人若是哉！今年从吾友尺凫问交于功千，意林兄弟，因得读诸君所倡和《南宋杂事诗》。凡百五十年之事，一一释其颠末，遐搜冥索，析考而汇编之。如散珠在盘，贯系于丝绳之上，可举指而便览焉。其有功于兹土亦甚巨矣。余足迹半天下，每遇邦之士大夫，未有弗乐道其风土者，欲求其望古遥集如诸君者，吝乎微已。清涧白长庚。

昔南宋孝宗朝京尹周淙曾撰《乾道临安志》十五卷，书已散亡，其目仅存于马氏《文献通考》。后咸淳间京尹潜说友续撰郡志，通一百卷。虽后来之纪述周详，然不可谓无所本也。余又从《通考》见有《西湖古迹事实》一编，乃绍兴中钱唐进士傅牧所著，其体增广杨蟠百咏，凡一百八十三目，今其书久寂无闻。古来载籍散亡，皆因后人无与流传，遂使遗闻放失。阅久而有识者起，求其考究，已藐不可得。嗟乎！古人何尤，斯今人之不幸乎！诸君赋《南宋杂事诗》，前以述古人，后以启来者，此吾乡之文献也，诗云乎哉！胥山柴世堂。

杭地襟江带海，即《禹贡》扬州之域，前此载籍未详，至唐以来始称佳丽。有宋绍兴，肇建行都，依凤凰山为大内，而以西湖为游观之地，一时制画规模，悉与东京相埒。迨世易时移，所谓故宫遗址，

只荒烟蔓草，动人悲凉而已。余曩时亦尝凭吊，托为诗歌，然止言其大概。今读《南宋杂事诗》，巨细毕该，皆史乘所未备。不特其诗华妙绝伦，而后之留心往事者，亦藉以有考。顾余老且病，未得与诸君角逐研北为可恨耳。东亭张奕光。

西湖当山水之区，南宋尚繁华之习。迢迢禹迹，比屋蝉连；脉脉周原，提封鳞次。一隅偏据，谓万年长王之郊；半壁偷安，岂亿载不迁之土？春深楼阁，到处云烟；永日郊原，缤纷绮组。纵金人之辞汉，专事嬉游；任玉马之朝周，惟耽欢宴。璧台金屋，蔽辟连云；玉树珠帘，斑斓耀日。昧新亭之极目，昵此湖山；忘故国之伤心，恋兹花月。乃竟处堂以燕，因之罹网于鸿。烟冷空宫，咽萧萧之暮雨；月沦古榭，闪瑟瑟之凉飈。乌乎！南渡君臣，甘忘社稷；中原父老，泣望旌旗。叹麋鹿之来游，俱为昨梦；仍凤凰之耸峙，知是谁家！攀道苍凉，鞠为茂草；歌台阒寂，响答梵铃。古树婆娑，问遗松于何处；层厓巖巖，尚片石之孤蹲。凡彼旧闻，俱经纪载。疏花病叶，虽前事之增凄；剩水残山，怅遗编之未备。渊云墨妙，爰缀碎金；刘白词妍，各飞片玉。怆离宫之三十六所，综旧纪于百五十年。作者七人，嫌盖多；诗皆百咏，为补遗亡。较记室之名篇，彼多挂漏；拟津阳之旧注，此更淹通。同里汪燏。

宋社既屋，南渡事迹俱湮。其杂见于志乘纪载诸书者，悉零椀子屑，缺而未备。予本鄞人，侨居是地，屡欲搜讨，勒成一编，而遗文放失，秘籍莫窥，无已而阅市借人，掌题舌舐，迄今数易寒暑，尚未卒稿。盖然糠拥絮，既苦寒瘠；抗尘走俗，又嗟鞅掌。挟幽隐而穷浩博，非独力有所难，兼境有

以夺之，洵非诬也。乃小山藏书充櫝负櫬，而诸君能于琴歌酒坐之余，读破万卷，复取其有系于南渡以来诸书凡如千种，一一取而寓诸篇章。摄徂影于既往，传散佚于后来，读之皆山川风土、俯仰徘徊之感。以视竹枝杨柳，罔裨世教所云，虚车轮辕，饰而弗庸者，不大有间耶？昔杜陵以诗为史，袁宏、左思以史为诗，若诸君可谓能兼之者。自惟浅陋，不获与击篋笔砚间，而深喜闻见之可资于纂述也，因识数语于简端。玉几山人陈撰。

吾乡田氏父子，在明时擅淹贯之目。念事公尝同五岳山人遍游武林诸山，撰《西湖游览志》及《志余》。观者惊其繁衍，无敢异议，至朱竹垞先生著诗话，始有挂一漏十之诮。而比来耆旧凋疏，承学之士不暇深究，亦莫知竹垞先生之说为何如也。同学诸君耻之，以南宋关于西湖甚巨，各为诗以续《志》阙。如钦宗祠庙，而《志》云不祀。度宗为理宗侄，而《志》云同母弟。渊圣梓宫，金人未经奉还，而《志》云杨髡发钦陵，只镗繁一枝。有美堂在吴山，而《志》云在凤凰山。苏小墓在嘉兴，而《志》云在西泠桥。富景园在白花池上巷，而《志》云白花蛇散巷。潮鸣寺高宗书东坡诗，而《志》云御制。三茆观赐牛鼎本刘宋孝建物，而《志》云汉建元鼎。陆放翁《过聚景园》诗，而《志》云玉津园。白塔有二，而《志》以镇南塔为白塔。里湖堤本白沙堤，而《志》云白公堤。此订讹之大者也。德寿宫在望仙桥，而《志》失载四地分榜额。张功父园在南湖，而《志》失载桂隐百果诸池馆名。宝奎寺在石龟巷，而《志》失载见沧阁。张循王府在清河坊，而《志》失载乔木亭。杨和王府在癸辛街，而《志》失载流觞曲水之胜。他若睦亲坊，《志》失载陈宗之故居。九里松，《志》

失载俞商卿故居。蒲桥，《志》失载杨万里寓居。白龟池，《志》失载朱少章寓居。灵芝寺，《志》失载朱文公寓居。李博士桥，《志》失载李性传寓居。清湖桥，《志》失载杜仲高寓居。水磨头，《志》失载姜白石寓居。长桥，《志》失载郑起水南半隐。七宝山，《志》失载王仲言寓居。西马塍，《志》失载宋伯仁寓居。吴山，《志》失载廉宣仲寓居。此补亡之大者也。读之双眸豁然。经行处，辄兴考古之思。惜竹垞先生已归道山，不及见诸君之作为金事公一洒前说耳。同里金司农。

绝句体有咏史，论古事也；有竹枝，纪风土也；有宫词，叙禁掖也。是编众裁萃焉。其间警句属对，则有「堤上风开及第柳，山中春到状元花」，「别抛柘弹驱鸦地，高缀金铃放鸽天」太鸿，「洛花总入南园去，越果新从项里来」，「国事已荒蓝貌鬼，南人惟恃黑灰团」尺鳧，「在昔曾闻呼冷盞，至今惟见说韩梨」功千，「红颊香孩梳髻角，青鬟娇女簇牙鱼」，「柳堤红舫宣鱼户，暖殿春灯点蟹胥」意林。巧缀则有「医身医国皆司命，星陷无如奴仆官」，「谿语何须忧鼎折，元勋一代在春秋」栾城，「岳家昔与张家并，今日韩家有赐田」，「江上竹光方快饮，庭前何惜碎生菱」功千，「墙西措大穷寒甚，只读江东陆氏书」，「儒官讳道天飞雹，祭酒应为捕酒来」太鸿，「纵有迎康天赐兆，都缘贵相产重瞳」意林。幽艳则有「绿荷障子临秋水，一穗疏花上草虫」幼鲁，「赵家小景佳山水，画上春衣雪色绦」，「金钱买得秋多少，秋傍玉人云鬓来」太鸿，「楼中妆点娇儿女，荷叶新裁半臂纱」，「手把轻罗还絮语，每逢三月病恹恹」，「搵尽深闺儿女泪，玉钗何处寄相思」意林，「啼痕染就红心草，谁葬金钗葛岭东」尺鳧，「地上天宫春九莫，牡丹新插马头篮」，「胎仙尚与鸣皋字，故遣荒亭塑鹤栖」功千。悲楚则